

主编
徐生

四库全书

远方出版社

文白对照

四库全书

第六十三卷

主编 徐 生

远方出版社

朱天光讨万俟丑奴。夏四月，获之，遂克高平，获萧宝寅，皆诛之。

万俟丑奴侵扰关中，魏尔朱荣遣贺拔岳讨之。岳私谓其兄胜曰：“丑奴，勍敌也，攻之不胜，固有罪，胜之讒嫉将生。愿得尔朱氏一人为帅而佐之。”胜言于荣，荣以尔朱天光为都督，以岳及侯莫陈悦为左右都督，配军士千人。岳击赤水蜀贼，得马二千匹，简其壮健以充军。三月，丑奴自将围岐州，遣尉迟菩萨攻围趣栅。贺拔岳救之，菩萨等已拔栅还，岳故杀掠其吏民以挑之。菩萨帅步骑二万到渭北，岳以轻骑数十隔水与语。明日复引百余骑与语。稍引而东，到水浅可涉处，岳即驰马东出，贼以为走，弃步卒轻骑渡渭追之。岳依横冈，设伏待之，贼半度冈东，岳还击之，贼败走。岳令贼下马者勿杀，贼悉投马，俄获三千人，马亦无遗，遂擒菩萨。仍度渭北，降步卒万余，收其辎重。丑奴闻之，弃岐州，北走安定。四月，天光至汧、渭之间，停军牧马，宣言俟秋更进，获觐者纵之。丑奴信之，散众归耕，据险立栅。天光知其势分，密严夜发，黎明围其大栅，拔之，所得俘囚皆纵遣之，诸栅皆降。天光径抵安定，丑奴走，追及于平凉，侯莫陈崇单骑入贼，生擒丑奴，众皆披靡，后骑益集，遂大破之。天光进克高平，执萧宝寅，皆送洛阳。赐宝寅死，斩丑奴于市。

六月，梁以元悦为魏王。秋七月，魏讨万俟丑奴余党，灭之，三秦、河、渭、瓜、凉、鄯州皆平。

万俟丑奴既败，贼党皆降，唯万俟道洛帅众逃入山中。时高平大旱，尔朱天光以马乏草，退屯城东五十里，遣长孙邪利守原州，道洛袭杀之。天光帅诸军赴之，道洛战败，帅众入山，据险自守。尔朱荣以天光失邪利不获道洛，遣使杖之一百，贬其官爵。天光追击道洛，擒之，坑其降卒万七千人。于是三秦、河、渭、瓜、凉、鄯州皆降，乃复天光官爵。

魏以宇文泰为征西将军，行原州事。

宇文泰从贺拔岳入关，以功迁征西将军，行原州事。时关陇凋弊，泰抚以恩信，民皆感悦，曰：“早遇宇文使君，吾辈岂纵乱乎？”

九月，长星见。魏尔朱荣到洛阳，与太宰无天穆皆伏诛。

魏尔朱荣虽居外藩，遥制朝政。魏主性勤政事，数亲览辞讼，理冤狱，荣闻之，不悦。魏主又与吏部尚书李神偶议清治选部，荣尝关补曲阳令，神偶以阶悬不奏。荣大怒，神偶惧，辞位。荣使其

从弟仆射世隆摄选，启北人为河南诸州，魏主未许。太宰、并州刺史元天穆曰：“天柱有大功，若请普代天下官，恐陛下亦不得违。”魏主正色曰：“天柱若不为人臣，朕亦须代。若犹存臣节，无代天下百官之理。”荣闻之，大悲恨。尔朱后性妒忌，数忿恚曰：“天子由我家置立，今便如此。我父本即自作，今亦复决。”魏主外逼于荣，内迫于后，恒怏怏不乐，幸寇盗未息，与荣相持。及闻关陇平，谓临淮王彧曰：“天下便无贼矣。”彧曰：“臣恐贼平之后，方劳圣虑耳。”荣见四方无事，累奏“参军许周劝臣取九锡，臣已斥去”，以讽朝廷，魏主不欲与，因称叹其忠以答之。荣好猎，不舍寒暑，不避险阻，士卒苦之。天穆从容谓曰：“王勋业已盛，宜顺时蒐狩，何必盛夏驰逐，感伤和气？”荣攘袂曰：“未能混一海内，何得遽言勋业！今秋欲与兄戒勒士马，校猎嵩高，令贪污朝贵入围搏虎。仍出鲁阳，悉拥生蛮，北填六镇。明年，简精骑，出江淮，缚取萧衍。然后奉天子巡四方，乃可称勋耳。今不频猎，兵士懈怠，安可复用邪？”城阳王徽、侍中李彧劝魏主除荣，侍中杨侃、仆射元罗、胶东侯李侃晞，亦预其谋。会荣请入朝，徽等劝因其入刺杀之，魏主疑未定而谋颇泄，人怀忧惧。武卫将军奚毅，建义初往来通命，魏主期之甚重，然犹以荣党，不敢与之言情。毅曰：“若必有变，臣宁死陛下，不能事契胡。”魏主曰：“朕保天柱无异心，亦不忘卿忠款。”尔朱世隆疑有变，乃为匿名书云：“天子欲杀天柱。”取以白荣，荣恃其强，不以为意。九月，至洛阳，魏主即欲杀之，以天穆在并州，恐为后患，故忍未发，并召天穆。人有告荣以魏主之谋，荣具奏之，魏主曰：“外人亦言王欲害我，岂可信耶？”于是荣不自疑，每入谒从数人，不持兵仗。魏主欲止，城阳王徽曰：“纵不反，亦何可耐，况不可保邪？”先是长星入中台，扫大角，恒州人高荣祖曰，“除旧布新之象也。”荣甚悦。至是郎中李显和语人曰：“天柱到，那无九锡？”都督郭罗察曰：“今年真可作禅文，何但九锡？”荣下人皆陵侮魏主左右，无所忌惮，故其事皆上闻。奚毅又见魏主，求间，魏主知其诚，乃召城阳王徽及杨侃、李彧，告以毅语。及天穆到，魏主乃召中书舍人温子升，告以杀荣状，并问以杀董卓事，子升具道本末。魏主曰：“王允若赦凉州人，必不至此。”良久，又曰：“吾宁为高贵乡公死，不为常道乡公生！若杀荣与天穆，而赦其党、亦应不动耳。”应诏王道习曰：“尔朱世隆、司马子如、朱元龙特为荣所委

任，具知天下虚实，亦不宜留。”徽、侃皆曰：“若世隆不全，仲远、天光岂有来理！”魏主亦以为然。乃伏侃等十余人于明光殿东，荣与天穆并入，坐食未讫，起出，事不果，谋遂泄。世隆又以告荣，劝其速发，荣不听。然预谋者皆惧，魏主患之。城阳王徽曰：“以生太子为辞，荣必入矣。”魏主从之。乃伏兵明光东序，声言皇子生，遣徽驰告荣，荣遂与天穆俱入。温子升预作赦文，执以出，遇荣问之，子升色不变，曰：“敕。”荣不取视。入坐，李侃晞等抽刀从东户入，荣即起趋御坐，魏主先横刀膝下，遂手刃之，天穆亦死。内外喜噪，百僚入贺。魏主登门大赦，遣奚毅将兵镇北中城。是夜，尔朱世隆帅荣部曲走屯河阴。初，荣党田怡闻变，议攻宫门，贺拔胜止之。及世隆走，胜亦不从，魏主甚嘉之。朱瑞虽为荣所委，而善处朝廷之间，魏主亦善遇之。故瑞从世隆走，而中道逃还。

魏仆射尔朱世隆反，与汾州刺史尔朱兆立长广王晔于长子。冬十二月，入洛阳，迁其主子攸于晋阳而弑之。

世隆欲还北，司马子如曰：“当此之际，不可以弱示人。若亟北走，恐变生肘腋。不如分兵守河桥，还军向京师，出其不意，或可成功，假使不得所欲，亦足示有余力，使天下畏我之强，不敢叛散。”世隆从之。攻河桥，杀奚毅，据北中城。魏朝大惧。高敖曹从荣到洛，荣死。魏主引见，劳勉之。其兄乾亦自冀州驰赴洛阳，魏主以乾为河北大使，敖曹为直阁将军，使归集乡曲为形援。送之河桥，举酒指水曰：“卿兄弟冀部豪杰，能令士卒致死，京城倘有变，可为朕河上一扬尘。”乾垂涕受诏，敖曹援剑起舞，誓以必死。十月，世隆遣尔朱拂律归将胡骑一千，皆白服来郭下。魏主遣谓之曰：“太原王立功不终，阴谋衅逆，罪止荣身，余皆不问。若降，官爵如故。”拂律归曰：“愿得太原王尸，生死无恨。”因涕泣，群胡皆恸哭，声振城邑。魏主募敢死士讨世隆，一日得万人，与拂律归等战于郭外，不克。魏主集群臣博议，皆惧不知所出。散骑常侍李苗奋衣起曰：“今朝廷有不测之危，正是忠臣烈士效节之日。臣虽不武，请以一旅之众为陛下径断河桥。”魏主许之。苗募人从马渚上流乘船夜下，纵火船焚桥。尔朱氏兵在南岸者，望之争桥北度，俄而断桥，溺死者甚众。苗泊小渚，南援不到，尔朱氏就击之，苗赴水死。世隆亦收兵北遁。诏行台源子恭镇太行丹谷，筑垒防之。汾州刺史尔朱兆闻荣死，自汾州帅骑据晋阳。世隆到长子，兆来会之，

共推太原太守长广王晔即位。晔，英之弟子也。世隆兄仲远，亦起兵徐州向洛阳。魏主以城阳王徽总统内外，徽忧怖不知所出。性多忌嫉，群臣有献策者，辄劝勿纳。又靳财货，赏赐薄少，或多而中减，或与而复追，故徒有靡费而恩不感物。十一月，仲远陷西兖州，贺拔胜与战不胜，降之。初，尔朱荣尝从容问左右曰：“一旦无我，谁可主军？”众以兆对，荣曰：“兆虽勇，然所将不过三千骑，多则乱矣。堪代我者唯贺六浑耳。”因戒兆曰：“尔非其匹，终当为其穿鼻。”乃以高欢为晋州刺史。及兆引兵向洛，召欢，欢曰：“兆狂愚如是，而敢为悖逆，吾势不得久事尔朱矣。”乃以山蜀未平，辞不至。兆遂轻兵涉河，骑叩宫门，宿卫散走。魏主步出云龙门外，遇城阳王徽乘马走，屡呼之，不顾而去。兆执魏主，锁之，扑杀皇子，纵兵大掠，杀临淮王彧等。徽资金百斤，马五十匹，以前洛阳令寇祖仁一门三刺史，皆已所引拔，故往投之。祖仁私谓子弟曰：“今日富贵至矣。”乃怖徽云：“捕将至。”令其逃于他所，使人于路邀杀之，送首于兆，兆不之赏。既而梦徽谓己曰：“我有金二百斤，马百匹在祖仁家，卿可取之。”兆即捕祖仁，依梦征之，不得，杀之。世隆、仲远皆至洛阳，兆责世隆曰：“叔父在朝，如何令天柱受祸！”按剑瞋目，声色甚厉。世隆逊谢，然后得已，由是深恨之。初，魏主杀尔朱荣，诏河西贼帅纥豆陵步蕃袭秀容，至是步蕃南下，兵势甚盛。兆留世隆镇洛阳，亟还晋阳以御之，迁魏主于晋阳。高欢闻之，帅骑邀之不及，因与兆书，为陈祸福。兆不纳，竟弑之三级佛寺。初，世隆等征兵于泰宁太守房谟，谟斩其使。及兆得志，其党是兰安定执谟系州狱，郡中蜀人闻之，皆叛。安定给谟弱马，令往慰劳，诸贼见谟遥拜，谟先所乘马，别给将士，战败，蜀人得之，善养之，儿童妇女竞投草粟曰：“此房公马也。”世隆闻之，以为长史。

魏纥豆陵步蕃大破尔朱兆于秀容，兆及晋州刺史高欢击杀之。兆使欢统六镇。

纥豆陵步蕃大破尔朱兆于秀容，南逼晋阳。兆惧，使人召高欢并力。僚属皆劝欢勿应召，欢不听，遂行。贺拔焉过儿请缓行以弊之，欢往往逗留。步蕃兵日盛，兆屡败告急，欢乃往从之，与兆进兵合击，大破斩之。兆德欢，相与誓为兄弟，诣欢宴饮。初葛荣部众流入并、肆者二十余万，为契胡陵暴，皆不聊生，大小二十六反，

诛夷者半，犹谋乱不止。兆患之，问计于欢，欢曰：“六镇反残，不可尽杀，宜选腹心使统之，有犯者罪其帅，则所罪者寡矣。兆曰：“善，谁可者？”贺拔允请使欢领之，欢欧允折齿，曰：“天下事取舍在王，何敢妄言？请杀之。”兆以欢为诚，遂以其众委焉。欢以兆醉，恐醒而悔之，遂出宣言：“受委统州镇兵，可集汾东受号令。”乃建牙阳曲川。军士素恶兆而乐属欢，莫不皆至。居无何，又使刘贵请兆、以并、肆频岁霜旱，请令降户就食山东。兆从之。慕容绍宗谏曰：“高公雄才盖世，复使握大兵于外，譬如借蛟龙以云雨，将不可制矣！”兆曰：“有香火重誓，何虑邪！”绍宗曰：“亲兄弟尚不可信，何论香火！”时兆左右已受欢金，因称绍宗与欢有隙，兆怒，囚绍宗，趣欢发。欢道逢尔朱荣妻北乡长公主自洛阳来，有马三百匹，尽夺之。兆闻之，乃释绍宗而问之，绍宗曰：“此犹是掌握中物也。”兆乃自追欢到襄垣，会漳水暴涨，欢隔水拜曰：“借马非他，备山东盗耳。王信谗来追，今不辞渡水而死，恐此众便叛。”兆因轻马度水谢欢，引颈授刀，使欢斫之。欢大哭曰：“自天柱之死，贺六浑更何所仰！但愿大家千万岁，得伸力用耳。大家何忍出此言？”兆乃投刀，复斩白马与欢为誓，因留宿夜饮。尉景伏壮士欲执兆，欢止之曰：“今杀之，其党必奔归聚结，兵饥马瘦不可与敌。若英雄乘之而起，则为害滋甚。兆虽骁勇，凶悍无谋，不足图也。”旦日，兆归营，复召欢，欢将诣之，长史孙腾牵欢衣，乃止。

魏齐州乱，萧赞走死。

齐州附于尔朱兆，赞走，卒于阳平。梁人或窃其柩以归，梁主犹以子礼葬之陵次。

梁以陈庆之为南、北司州刺史。

庆之屡破魏兵，遂罢义阳镇兵，停水陆漕运，江湖诸州并得休息。开田六千顷，二年之后，仓廩充实。

三年（辛亥，531）春二月，魏乐平王尔朱世隆废其主，而立广陵王恭。

尔朱世隆兄弟密议，以魏主晔疏远无人望，欲立近亲。广陵王恭，羽之子也，好学有志度，以元叉擅权，阳得瘡疾。郎中薛孝通说尔朱天光曰：“广陵，高祖犹子，夙有令望，沉晦不言，多历年所，若奉以为主，则天人允协矣。”天光使尔朱彦伯潜往胁之，恭乃曰：“天何言哉！”世隆等大喜，乃废晔而立之。邢子才为赦文，叙

敬宗枉杀尔朱荣之状，魏主曰：“永安手翦强臣，非为失德，直以天未厌乱，故逢成济之祸耳。”魏主闭口八年，至是乃言，中外欣然，以为明主。诏以：“三皇称皇，五帝称帝，三代称王，递为冲挹。自秦以来，竞称皇帝，今但称帝，亦已褒矣。”初，敬宗使史忸龙守太行，及尔朱兆南向，忸龙先降，兆遂乘胜入洛。至是世隆论忸龙功，封千户侯，魏主曰：“于王有功，于国无勋。”竟不许。

魏幽州行台刘灵助反。

灵助推算知尔朱氏将衰，乃起兵，云“刘氏当王”，幽、瀛、沧、冀之民多从之。

魏河北大使高乾起兵信都，以冀州迎高欢。

乾与前河内太守封隆之等袭信都，奉隆之行州事，为敬宗举哀，将士皆缟素，升坛誓众，移檄州郡，共讨尔朱氏。殷州刺史尔朱羽生袭之，高敖曹不暇擐甲，将十余骑驰击之，羽生败走。敖曹马稍绝世，左右无不一当百。高欢屯壶关，声言讨信都，众惧，高乾曰：“吾闻高晋州雄略盖世，其志不居人下。且尔朱无道，弑君虐民，正是英雄立功之会。今日之来，必有深谋，吾当轻马迎之，诸君勿惧。”乃潜谒欢于滏口，说之曰：“尔朱酷逆，痛结人神，凡曰有知，莫不思奋！明公威德素著，天下倾心，若兵以义立，则屈强之徒不足为明公敌矣。鄴州虽小，户口不减十万，谷秸之税足济军资，愿熟思之。”欢大悦，与同帐寝。初，赵郡李显甫喜豪侠，集诸李数千家居殷州西山，方五六十里。显甫卒，子元忠继之。家素富，多出贷求利，元忠悉焚契免责，乡人敬之。时盗贼蜂起，清河人西戍还，经赵郡，以路梗共投元忠，元忠遣奴为导，贼皆避之。及葛荣起，元忠帅宗党作垒以自保，贼到辄击却之。荣乃悉众攻围，执之。贼平，拜南赵郡太守，好酒无政绩。及尔朱兆杀敬宗，元忠弃官归，谋举兵讨之。会高欢东出，元忠乘露车载素筝浊酒以迎欢，欢未即见。元忠下车独酌，谓门者曰：“今闻国士到门，不吐哺辍洗，其人可知。还吾刺，勿通也。”门者以告，欢遽见之，引入，觞再行，取筝鼓之，长歌慷慨，歌阕，谓欢曰：“天下形势可见，公犹事尔朱邪？”欢曰：“富贵皆彼所致，敢不尽节！”元忠曰：“非英雄也！”欢曰：“赵郡醉矣。”使人扶出。孙腾曰：“此君天遣来，不可违也。”欢乃复留与语。元忠慷慨流涕，欢亦悲不自胜。元忠因进策曰：“殷州小，无粮仗，不足以济大事。若向冀州，高乾邕兄弟必为明公主



人，殷州便以赐委。冀、殷既合，沧、瀛、幽、定自当弥服矣。”欢急握元忠手而谢焉。欢到山东，约勒士卒，丝毫不犯，远近闻之，亦归心焉。至信都，封隆之、高乾纳之。高敖曹时在外略地，闻之，以乾为妇人，遗以布裙。欢使子澄以子孙礼见之，敖曹乃与俱来。

魏封其故主暉为东海王。魏以尔朱世隆为太保。

时天光专制关右，兆奄有并、汾，仲远擅命徐、兖，世隐居中用事，竞为贪暴。而仲远为尤甚，所部富室多诬以谋反，没其妇女财物，而投其男子于河，人畏之如豺狼。由是四方皆恶尔朱氏，而惮其强，莫敢违也。

魏以高欢为渤海王。

魏封欢为渤海王，征之不至，乃以为东道大行台、冀州刺史。

魏都督侯渊讨刘灵助，诛之。

魏都督侯渊、叱列延庆讨刘灵助，至固城，渊畏其众，欲据关拒险，以待其变。延庆曰：“不如出营城外，诈言西归，灵助闻之，必自宽纵，然后潜军击之，往则成擒矣。”渊从之。出顿城西，声云欲还。简精骑一千夜发，直抵其垒，灵助战败，斩之。初，灵助起兵，自占曰：“三月之末，我必入定州，尔朱氏不久当灭。”至是首函入定州，果如其期。

夏四月，梁太子统卒。

统自加元服，梁主使省录朝政，辨析诈谬，秋毫必睹，但令改正，不加案劾。断狱多所全宥，宽和容众，喜愠不形于色。好读书属文，引接才俊，不蓄声乐。每霖雨积雪，遣左右周行闾巷，视贫者赈之。天性孝谨，在东宫坐起恒西向。母丁贵嫔卒，水浆不入口，腰带十围，减削过半。及寝疾，恐貽梁主忧，敕参问，辄自力手书。及卒，朝野惋愕。谥曰昭明。

梁主立子纲为太子。六月，封孙欢为豫章王、誉为河东王，督为岳阳王。

初，昭明太子葬丁贵嫔，有道士云此地不利长子，请魇之，乃为腊鹅及诸物，埋于墓侧。宫监鲍邈之有宠于太子，晚而见疏，乃密启梁主云：“太子有魇祷。”梁主遣捡掘，得鹅物，大惊，将穷其事，徐勉固谏而止，但诛道士。由是太子终身惭愤，不能自明。及卒，梁主欲立其长子华容公欢为嗣，衍其旧事，犹豫久之，竟不立。既而立太子母弟晋安王纲为太子，朝野多以为不顺。侍郎周弘正以

尝为纲主簿，乃奏记曰：“谦让道废，多历年所。愿殿下抗伯夷之义，执子臧之节，改浇竞之俗，以大吴国之风。”纲不能从。纲以徐摛为家令，兼管记。摛文体轻丽，春坊学之，时人谓之宫体。梁主闻之怒，召摛，欲加谴责。及见，应对明敏，意更释然，因问经史及释教，摛商较从横，梁主深叹异之，宠遇日隆。朱异不悦，谓所亲曰：“徐叟渐来见逼，我须早为之所。”遂乘间白梁主曰：“摛老爱泉石，意在一郡。”梁主谓摛真欲之，乃谓曰：“新安大好山水。”遂出为守。寻以人言不息，封欢、誉、督等以慰其心。久之，鲍邕之坐事，法不至死，纲追思昭明之冤，挥泪诛之。

魏冀州刺史高欢起兵讨尔朱氏。

欢将起兵讨尔朱氏，斛律金、库狄干与娄昭、段荣皆劝成之。欢乃诈为书，称尔朱兆将以六镇人配契胡为部曲，众皆忧惧。又为并州符，征兵讨步落稽，乃发万人，将遣之。孙腾、尉景为请留五日，如此者再。欢亲送之郊，雪涕执别，众号恸。欢乃谕之曰：“与尔俱为失乡客，义同一家，不意在上征发乃尔！今直西向已当死，后军期又当死，配国人又当死，奈何？”众曰：“唯有反耳！”欢曰：“然当推一人为主，谁可者？”众推欢，欢曰：“尔不见葛荣乎？虽有百万之众，曾无法度，终自败灭。今以吾为主，当与前异，毋得陵汉人，犯军令，生死任吾则可。不然，不能为天下笑。”众皆顿颡曰：“死生唯命！”欢乃椎牛飧士，起兵信都，亦未敢显言叛尔朱氏也。会李元忠举兵逼殷州，欢令高乾救之，乾轻骑入见刺史尔朱羽生，因斩之，持首谒欢。欢抚膺曰：“今日反决矣！”乃以元忠为殷州刺史。抗表罪状尔朱氏。斛律金，敕勒酋长也，尝为怀朔军主，行兵用匈奴法，望尘知马步多少，嗅地知军远近。

魏广宗王尔朱天光杀侍中杨侃。秋七月，尔朱世隆杀司空杨椿、太保杨椿，夷其族。津子愔奔信都。

魏杨播及弟椿、津皆有名德。播刚毅，椿、津谦恭，家世孝友，总服同爨，男女百口，人无间言。椿、津至三公，一门七太守，三十二刺史。敬宗之诛尔朱荣也，播子侃预其谋。尔朱兆入洛，侃乃逃归华阴，至是天光杀之。时椿以太保致仕，在华阴，津为司空在洛，尔朱世隆诬奏杨氏谋反，请收治之。魏主不许，世隆苦请，不得已，命有司检按以闻。世隆遂遣兵围津第，天光亦遣兵掩椿家，东西之族皆灭。魏主惋怅久之，朝野无不痛愤。唯津子愔适出获免，

往见高欢，泣诉家祸，因为言讨尔朱氏之策，欢甚重之，以为行台郎中。

梁赐其宗戚沐食乡亭侯有差。冬十一月，魏高欢立渤海太守元朗，自为丞相，败尔朱兆等军于广阿。

尔朱仲远、度律等闻高欢起兵，不以为虑，独世隆忧之。孙腾说欢曰：“今朝廷隔绝，号令无所禀，不权有所立，众将沮散。”欢乃立渤海太守元朗为帝，朗以欢为丞相、都督中外诸军事，高乾为侍中、司空，封拜有差。尔朱仲远军阳平，兆军广阿，欢纵反间云：世隆兄弟谋杀兆，复云兆与欢同谋杀仲远等，于是迭相猜贰，徘徊不进。仲远等屡使斛斯椿、贺拔胜往谕兆，兆执之，仲远等惧，引兵南遁。欢畏兆众强，以问段韶，韶曰：“所谓众者，得众人之死；所谓强者，得天下之心。尔朱氏上弑天子，中屠公卿，下暴百姓，王以顺讨逆，如汤沃雪，何众强之有？”欢曰：“恐无天命，不能济耳。”韶曰：“尔朱暴乱，人心已去矣，天意安得不从者哉？”欢遂进战，大破兆军。

魏南兖州人执刺史刘世明以降于梁，梁遣归魏。

魏南兖州民劫刺史，举州降梁。梁主以世明为征西大将军，不受，固请北归。至洛阳，奉送所持节，归乡里，不仕而卒。

四年（壬子，532），春正月，梁以袁昂为司空。梁封西丰侯正德为临贺王。

正德自结于朱异，异言正德失职，故王之。

魏丞相欢克相州，以杨愔为行台右丞。

时文檄教令皆出于愔及谘议参军崔陵。

二月，梁以元法僧为东魏王。梁邵陵王纶有罪，免为庶人，既而复之。

纶为扬州刺史，市物不给其直，市皆闭歇。少府丞何智通启闻，纶被责还第，遣人刺智通。事觉，免为庶人，锁之三旬，既而复之。

三月，魏主朗入居于邺，高欢自为太师。闰月，魏尔朱天光等会兵攻邺，高欢击破之。

尔朱世隆卑辞谕兆，使之洛，又请魏主恭纳其女为后，兆乃悦，并与天光、度律复相亲睦。将军斛斯椿阴谓贺拔胜曰：“天下怨毒尔朱，而吾等为之用，亡无日矣，不如图之。”胜曰：“天光与兆各据一方，去之不尽，必为后患，奈何？”椿曰：“此易致耳。”乃说世隆

追天光等共讨高欢。天光不到，使椿往邀之，天光不得已，从之。将行，问策于雍州刺史贺拔岳，岳曰：“王家跨据三方，士马殷盛，高欢乌合，岂能为敌？莫若且镇关中以固根本，分遣锐师与众军合势，进可以克敌，退可以自全。”天光不从。闰月，天光自长安，兆自晋阳，度律自洛阳，仲远自东郡，皆会于邺，众号二十万，夹洹水而军。高欢出顿紫陌，高敖曹以部曲从，欢曰：“高都督所将皆汉兵，恐不足集事，欲割鲜卑千人杂之，如何？”敖曹曰：“敖曹所将练习已久，前后格斗，不减鲜卑。今若杂之，情不相洽，胜则争功，退则推罪，不烦更配也。”欢马不满二千，步兵不满三万，乃于韩陵为圆阵，连牛、驴塞归道，以示必死。兆望见欢，责以叛己，欢曰：“本所以戮力者，共辅帝室，今天子何在？”兆曰：“永安枉害天柱，我报仇耳。”欢曰：“以君杀臣，何报之有？今日义绝矣。”遂战，欢将中军，敖曹将左，弟岳将右。欢战不利，兆等乘之，岳以五百骑冲其前，别将斛律敦收散卒蹑其后，敖曹以千骑横击之，兆等大败，贺拔胜于阵降欢。兆对慕容绍宗抚膺曰：“不用公言，以至于此！”欲轻骑西走，绍宗反旗鸣角收散卒，成军而去。兆还晋阳，仲远奔东郡，度律、天光走洛阳。

夏四月，魏将军斛斯椿执尔朱天光、度律送邺。世隆伏诛，仲远奔梁。

斛斯椿谓贾显度、显智曰：“不先执尔朱氏，吾属死无类矣。”于是入据河桥，杀尔朱氏之党。度律、天光出走，擒之，送高欢。又使显智袭执世隆，斩之。魏主恭使中书舍人卢辩劳欢于邺，欢使见魏主朗，辩抗辞不从，欢不能夺。侯景降于高欢。尔朱仲远奔梁。仲远帐下乔宁、张子期诣欢降，欢责之曰：“仲远为逆，汝为戎首，仲远南走，汝复叛之。事天子则不忠，事仲远则无信，犬马尚识饲者，汝曾犬马之不如！”遂斩之。

魏雍州刺史贺拔岳诛尔朱显寿。

天光之东下也，留其弟显寿镇长安，召侯莫陈悦欲与俱东。岳知天光必败，欲留悦共图显寿，宇文泰曰：“悦虽为将，不能制物。若先说其众，必人有留心，悦进失尔朱之期，退恐人情变动，乘此说之，事无不遂。”岳喜，从之。悦与岳袭长安。欢以岳为关西大行台，岳以泰为左丞，事无巨细皆委之。

高欢入洛阳，废其主恭及朗，而立平阳王修，自为大丞相。



魏主朗到邳山，高欢以为疏远，使魏兰根观魏主恭之为人，欲复奉之。兰根以恭神采高明，恐后难制，劝欢废之。欢集百官问所宜立，莫有应者，太仆綦毋俊称恭贤明，宜主社稷，欢将从之。崔悺作色曰：“广陵既为逆胡所立，何得为天子？若从俊言，王师何名义举？”欢遂幽恭于崇训寺，遂入洛阳。斛斯椿谓贺拔胜曰：“今天下事在吾与君耳，若不先制人，将为人所制，高欢初至，图之不难。”胜曰：“人有功而害之不祥。”椿乃止。时诸王多逃匿，平阳王修，怀之子也，匿于田舍。欢欲立之，使斛斯椿求之。椿从修所亲王思政见修，修惧曰：“卖我邪？”思政曰：“不也。”曰：“敢保之乎？”曰：“变态百端，何可保也！”欢乃为朗作诏策而禅位焉。修即位，用代旧制，以黑毡蒙七人，欢居其一。修于毡上西向拜天毕，入御殿，以高欢为大丞相、天柱大将军。欢以司马子如为行台尚书、参知军国，征贺拔岳为冀州刺史。岳欲入朝，行台右丞薛孝通曰：“欢方内抚群雄，外抗觊敌，安能去其巢穴，与公争关中之地乎？公以华山为城，黄河为堑，进可以兼山东，退可以封函谷，奈何欲束手受制于人！”岳曰：“君言是也。”乃不就征。

魏尔朱度律、天光伏诛。

高欢还邺，送尔朱度律、天光于洛阳，斩之。

五月，魏封其故主朗为安定王。魏主修弑其故主恭。秋七月，魏大丞相欢讨尔朱兆，走之，遂据晋阳。

高欢击尔朱兆军于武乡，兆大掠晋阳，北走秀容。并州平。欢以晋阳四塞，乃建大丞相府而居之。

冬十一月，魏主修弑安定王朗、东海王晔。十二月，魏主杀汝南王悦。

魏主以悦属近地尊，故杀之。

魏立后高氏。

欢之女也。

【译文】

普通七年（丙午，526），春正月，北魏任命杨津为北道大都督。

起初，北魏都督广阳王元深同尚书令城阳王元徽的妃子私通，元徽怨恨他，对胡太后说，元深心计太深，难以测知，于是就任命杨津为都督代替元深。

北魏的五原降户鲜于修礼造反。二月，北魏西部敕勒斛律洛阳造反。三月，尔朱荣讨伐并平定了斛律洛阳。夏四月，北魏任命元顺为太常卿。

城阳王元徽和黄门侍郎徐纥诋毁侍中元顺，使他外出为太常卿。元顺奉旨辞行，当时徐纥侍立在胡太后身边，元顺指着他说：“此人是魏国的宰茹，魏国不亡，他不会死心。”徐纥耸着肩膀走出去，元顺大声叱责他说：“你的那点刀笔小才，只能做点案头文字工作，怎么能够污辱门下省，败坏我祖宗纲常呢？”于是振衣而起。胡太后默不作声。

北魏朔州鲜于阿胡造反。北魏都督李琚讨伐杜洛周，战败阵亡。

北魏长孙稚征讨鲜于修礼，战败。

北魏任命长孙稚为大都督，讨伐鲜于修礼，行进到邺城时，又任命河间王元琛代替他。长孙稚上奏说：“我与元琛私人之间有矛盾，难以接受他的指挥调遣。”朝廷没有答应。到了滹沱，鲜于修礼截击长孙稚，元琛不去救援，长孙稚的军队大败，长孙稚和元琛都因此获罪而被除名。

五月，元略从梁朝返回北魏，北魏任命他为侍中。

元略自从到了江南以后，早晚哭泣，常常像居丧一样。等到北魏元叉死后，胡太后遣送江革、祖暄之返回江南以便换回元略，梁武帝按照礼节遣送元略回北魏。胡太后任命元略为侍中，赐爵位为东平王，升任尚书令，深受胡太后信任。然而徐纥、郑俨专权，元略也不敢违抗。

北魏又任命广阳王元深为北道大都督。

北魏又任命元深为北道大都督，征讨鲜于修礼，章武王元融、裴衍为左右都督，两人都受元深的指挥调遣。城阳王元徽又在胡太后面前诬告元深，说他有异心，胡太后便命令元融、裴衍暗中加以防备。元深很害怕，因此事情不论大小都不敢自己决定。胡太后派人问他缘故，元深说：“元徽恨我入骨，从早到晚都想致我于死地，我怎么能放心得下呢？陛下如果能让元徽出朝到外州任职，臣就没有了内顾之忧，就可以战死在贼庭之上，为朝廷效忠尽力了！”胡太后不听。元徽与郑俨等人互相勾结，结党营私，表面上好像很温柔谨慎，内心里却非常阴毒，随心所欲地赏赐或惩罚，北魏的朝政更加混乱不堪。



秋七月，北魏行台常景在范阳打败杜洛周。鲜于阿胡攻陷北魏平城。八月，贼兵首领元洪业杀死鲜于修礼投降北魏，他们的同伙葛荣又杀死元洪业而自任头领。北魏安北将军尔朱荣抓走肆州刺史，而让尔朱羽生代替他。

北魏任命尔朱荣为安北将军，都督恒、朔二州军事。尔朱荣路过肆州，刺史尉庆宾忌恨他，不出城迎接，尔朱荣发怒，领兵袭击并抓住他，让他的堂叔尔朱羽生代理刺史，北魏朝廷不能制止他。起初，贺拔允和弟弟贺拔胜、贺拔岳在恒州，平城被攻陷，贺拔岳投奔尔朱荣，贺拔胜投奔到肆州。到了现在，尔朱荣得到贺拔胜，十分高兴地说：“得到你们兄弟，天下不愁不能平定！”任命贺拔胜为别将，军中大事常和他一起商议。

葛荣袭击并杀死北魏都督章武王元融、广阳王元深。

葛荣得到杜洛周的部众后，向北赶往瀛州，北魏广阳王元深带领军队追踪他。葛荣率轻骑突袭章武王元融，杀死了他。葛荣自称天子。元深得知元融战败，按兵不动。侍中元晏公开地对胡太后说：“广阳王元深徘徊不进，坐图非分之想。有一个名叫于谨的人，机智胆略超越常人，为元深出谋划策。在如今动荡不安的年代，恐怕元深不是陛下的忠臣。”胡太后下令张榜于尚书省门前，以重赏招募能够捉获于谨的人。于谨听说后对元深说：“如今女主临朝摄政，信任委用谗邪奸佞之徒，假如她不知道殿下您的一片真心，恐怕灾祸很快就会降临。于谨我请求捆绑自己赴朝投案服罪。”于是径自来到榜文前，有关部门把情况上报朝廷。胡太后召见于谨，勃然大怒，于谨详尽地论述元深忠心不二，并陈说停军不进的原因。胡太后放下心来，放了于谨。元深率领军队返回，前往定州。刺史杨津也怀疑元深有叛逆之心，派遣都督毛谧讨伐元深。元深从小道跑到博陵地界，碰到葛荣的流动骑兵，抓获他送到葛荣那里。贼人们见了元深，有的人很喜欢他，葛荣对此很反感，就杀死了元深。城阳王元徽诬陷元深投降贼人，逮捕了他的妻子、儿女。元深的府佐宋游道为他们申诉，才被释放。

就德兴攻陷北魏平州。莫折念生投降北魏，不久又造反。破六韩拔陵诱杀了胡琛。

天水的百姓吕伯度原来是莫折念生的同党，逃走归附胡琛。胡琛资助他军士战马，让他去进攻莫折念生，多次打败莫折念生的军

队。于是又背叛胡琛，从东边引来北魏军队，莫折念生走投无路，乞求投降。萧宝寅让右丞崔士和占据秦州，大都督元修义顿兵不前，莫折念生又反叛了，抓住崔士和并把他杀死。过了很久，吕伯度也被万俟丑奴杀了，贼寇的势力更加强大，萧宝寅无法制伏。胡琛与莫折念生相互勾结，对破六韩拔陵渐渐不恭敬，破六韩拔陵诱骗胡琛并把他杀了，万俟丑奴全部兼并了胡琛的部众。

冬十一月，梁朝入侵北魏，攻占了寿阳。

梁武帝乘着淮河堰水势很大，派遣豫州刺史夏侯亶等人入侵北魏。北魏扬州刺史李宪献出寿阳城投降，梁朝陈庆之入据该城。一共有五十二城投降，俘获男女七万五千名。又改寿阳为豫州，改合肥为南豫州，任命夏侯亶为二州刺史。寿阳久遭战乱，老百姓大多离散，夏侯亶减轻刑罚，降低赋税，经营农桑，减免劳役，没过多长时间，民户又多了起来。

北魏幽州的百姓抓住行台常景，反叛北魏，投降杜洛周。

北魏盗贼日益增多，不停地前去征讨，国家财用枯竭耗尽，提前征收六年租调，还不够用，于是罢除百官的酒肉钱，又向进入集市的每个人征收一钱的税，老百姓无不叹息怨恨。吏部郎中辛雄上奏说：“夷、汉民众相聚造反，难道还有别的怨恨吗？完全是由于地方长官任用不当，老百姓不堪其压迫的缘故。应该趁着这个时候，早些加以慰问安抚。然而对于郡县守令的选拔荐举向来都不重视，王公贵族和才俊之士都不肯担任这些官职。应该改掉这个弊端，使担任守令的职官具备才能和门望两个方面，不要拘泥于年资的长短，三年升降一次，称职的可以补任京官，如果没有担任守令的经历，便不能在朝廷内任职。这样就会人人都想振作起来，百姓的冤屈可以申雪，天下强暴自然就会被平息。”这一建议没有被采纳。

大通元年（丁未，527），春正月，葛荣攻陷北魏殷州，刺史崔楷被杀，葛荣便开始围攻冀州。

北魏从定、相两州中分出四个郡设置殷州，任命崔楷为刺史。崔楷上表请求给予兵马粮草，没能得到。有人劝崔楷单人匹马赴任，崔楷说：“我听说食人之禄者为别人的忧虑而忧虑，如果我单身赴任，将士们谁还肯坚定决心呢？”于是带着全家前去上任。葛荣逼近州城，有人劝崔楷把家中老弱幼小送到别处避一避，崔楷便在夜间把幼子和一个女儿送出城。过后，后悔说：“人们说我内心不坚固，



为了父爱而损害忠义。”于是又把他们追了回来。贼兵来到，将士们奋勇争先，都说：“崔公尚且不惜家中百口人的性命，我们又怎么能只爱惜自身呢！”连续奋战不停，死者的尸体互相枕压着，但是大家终无叛逃之意。城被攻破，崔楷坚持气节不屈服，葛荣杀了他，便又围攻冀州。

北魏萧宝寅征讨莫折念生，战败。北魏任命杨椿为行台。

萧宝寅出兵征战多年，将士们疲惫不堪，到了现在在泾阳一败涂地，汧城、岐州都向贼寇投降，幽州刺史毕祖晖战败身亡，关中一片混乱。雍州刺史杨椿招募百姓守城抗敌，朝廷诏令杨椿为行台，指挥调遣关西诸将。右民郎路思全上奏说：“近年来将帅大多是宠贵子孙，他们眉飞色舞，磨拳擦掌，自认为自己在军事方面很有才干，等到面对强大的敌人，原先的锐气一下子都消失了，于是就让羸弱的在前面为自己抵挡贼寇，把强壮者留在后面以保卫自己，又加上武器不精良，指挥无章法，用这样的军队去对付据险而守的敌人，抵挡屡经战阵的贼寇，想不打败仗能办得到吗？所以士兵们知道必然战败，一开始集合就纷纷逃散，将帅们畏惧敌寇，徘徊拖延而不前进。朝廷认为给他们的赏赐少了，多次给他们加官进爵，因此国库空虚，老百姓的财物费尽，只是让贼众越来越多，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贫困，原因正在于此。道德可以感动礼义之人，恩惠可以劝励敢死之士。现在朝廷如果能够做到赏善罚恶，训练士卒，缮修武器，先派善辩之士去对盗贼晓以祸福利害，如果他们不思悔改，以正义之师讨伐叛逆之人，何异于用利斧而伐朝菌，煽洪炉而烧毛发呢！”朝廷没有采纳路思全的建议。

北魏孝明帝诏令内外戒严，将要亲自北征，最终没有成行。

莫折天生进犯雍州，战败而死，他的部众溃散。

莫折天生进犯雍州，萧宝寅部将羊侃隐藏在战壕中，用箭射死莫折天生，莫折天生的部众便溃散了。

梁朝侵犯北魏，围攻东豫州和琅玕，攻克三关。北魏任命房景伯为东清河太守。

北魏东清河郡山贼群起，朝廷下诏任命房景伯为太守。郡中百姓刘简虎曾经对房景伯有过无礼举动，因此带着全家逃走。房景伯抓住了刘简虎，任用他的儿子为掾吏，令他去晓谕山贼。山贼见房景伯不念旧恶，相继出山投降。房景伯的母亲崔氏通晓经术，很有